

响力
文学经典品读

世界最佳推理小说

SHIJIIE ZUIJIA TUILI
XIAO S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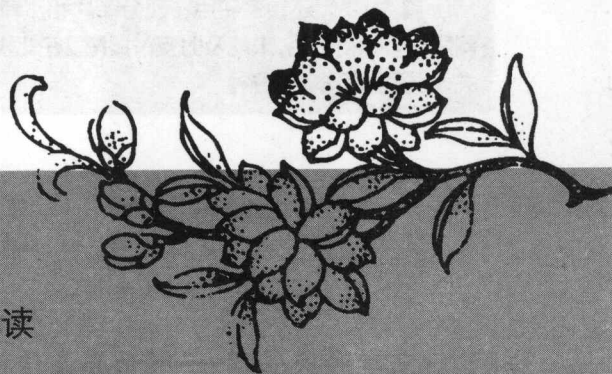
王立新 选编



Wanglixin's World's Best Mystery Novels
Jingxiangli's World's Best Mystery Novels
Wanglixin's World's Best Mystery Novels
Jingxiangli's World's Best Mystery Novels
Wanglixin's World's Best Mystery Novels
Jingxiangli's World's Best Mystery Novels
Wanglixin's World's Best Mystery Novels
Jingxiangli's World's Best Mystery Novels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力·文学经典品读



世界最佳
推理小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片资料,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同时,我们还参考使用了部分图片和资料,但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同所有者取得联系,未能及时支付报酬。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并请有关人员及时与本社联系。

影响力·文学经典品读——《世界最佳推理小说》

主 编 郑春兴

责任编辑 马东原

封面设计 陈 波

版式设计 顾 静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河北三河市腾飞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书 号 ISBN 7-204-08760-7/I·1795

定 价 684.80元(全16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所谓推理小说，就是以运用逻辑推理进行侦察破案为内容的小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侦探小说。

西方侦探小说创始人是19世纪末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他的《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等作品，由于故事情节曲折，推理合乎逻辑，注重细节描写，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先河。其后，英国作家柯南·道尔，阿格莎·克里斯蒂，美国作家约翰·华德·霍金斯，爱德华·D·霍克，又使侦探小说得到进一步发展。使侦探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通俗文学样式。

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在英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智慧与勇敢的化身。柯南·道尔的作品久盛不衰，至今广为流传。阿格莎·克里斯蒂是英国著名女作家，以擅长写侦探小说闻名于世，享有“侦探女皇”的美誉，她的侦探小说《夜莺别墅》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名篇。

日本的推理小说由来已久，独树一帜，近年来更是盛极一时。本书选编了《望远镜里的罪恶》、《没有眼睛的鸽子》、《狡猾的被告》等几篇推理小说中的精品介绍给读者，这几篇推理小说的作者森村诚一、松本清张等人在日本文坛享有盛名，他们的作品蕴含着

浓厚的生活气息，富于真感，情节离奇曲折，引人入胜。另外，比利时作家乔治·西姆农的侦探小说也堪称侦探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其中作品情节曲折紧张，案情扑朔迷离，扣人心弦。

这些侦探小说构思精巧，情节离奇曲折，作者擅长严谨的逻辑推理，使案情分析令人信服，使读者置身案中，随主人公一道观案、思索、寻找案件的突破口，稍不留意，还会作出错误的判断，而结局则往往出人意料，但论证确凿，合乎情理，令人拍案叫绝。在不寻常的地方，发生了一个不寻常的案件，不寻常的人物纷纷出场，最后，大侦探拨云见日，案情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运用逻辑推理，心理分析，注重观察的科学破案方法，对我们在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进行正确推理，也大有裨益。相信本集推理小说会让读者更加聪明，更富有智慧。

- 望远镜里的罪恶 [日]森村诚一 7
- 狡猾的被告 [日]松本清张 39
- 没有眼睛的鸽子 [日]森村诚一 71
- 红发会案件 [英]柯南·道尔 97
- 五个桔核 [英]柯南·道尔 123
- 夜莺别墅 [英]阿格沙·克里斯蒂 144
- 凶犯在逃 [美]约翰·华德·霍金斯 167
- 溪谷血案 [英]柯南·道尔 187
- 断指记 [荷]罗伯特·梵·吉利克 214
- 蓝宝石被盗案 [英]柯南·道尔 253

- 挪威间谍案 [挪威]安努尔夫·托福特 277
- 不翼而飞的尸体 [比]乔治·西姆农 292
- “爱因斯坦”案件 [日]赤川次郎 300
- 神秘的盗窃案 [比]乔治·西姆农 330
- 沉船之谜 [比]乔治·西姆农 337
- 黄狗 [比]乔治·西姆农 345
- 古堡失踪者 [比]乔治·西姆农 353
- 绿玉皇冠案件 [英]柯南·道尔 361
- 五十支蜡烛 [美]厄尔·德尔·比格斯 387
- 名画被盗案 [美]爱德华·D·霍克 452

■ 望远镜里的罪恶

[日] 森村诚一



志贺邦枝拿起望远镜又像平时一样搞起“窗内消遣”了。这种消遣方法是她从电影《窗内》学来的——志贺邦枝狠了狠心用奖金买了一架高倍数的双筒望远镜，她可以从座落在高地上的公寓里，通过这架望远镜，将眼下的一切一览无遗。

邦枝的房间在公寓的九楼。这幢公寓由某不动产公司经营的，从新宿乘火车，四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公寓座落在私营铁路沿线，又建在高地上，再加上房间的位置也很高，所以凭窗眺望，能看到天边的地平线。房间虽小，但设备一应俱全，而且离车站步行只须一分钟的时间，十分便利。

只是房租稍贵了一些，但邦枝贪图其交通便捷和便于向远处眺望，还是住了下来。

邦枝的工作是在新宿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当电话接线员。这家百货公司给电话接线员顺次编上号码，邦枝是三号，也就是说，她紧接在接线室的副室长之后。

能在五十个接线员中名列三号，当然已进入最老资格的行列了。但是有趣的是，从一号至十号的十个接线员，排列位置基本不变。另一方面从年龄上来说，也是三十八岁的室长排在第一位，下面是超过三十岁或超过二十五岁的老小姐。邦枝今

年三十二岁，也是老小姐。

十号以下的接线员基本上是不到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她们做了两三年接线员后，会因为结婚、恋爱以及其他原因而离去。留下来的当然就名列前茅了。

这名列前茅的十个人好像都没有结过婚，好像都是由于当了职业妇女因而与婚恋失之交臂，现在也就只能这样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了。

由五十个妇女组成的工作场所仿佛是一座“猴山”。在室长这只猴王下面，无形中形成了几个派系，相互之间不断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以最前面的十个人为中心，分别形成了一个势力核心，她们下面分别隶属着自己的几名心腹“小猴”。

最近，室长因家中有事决定辞职，改组派系的势力争夺一下子白热化起来。如果顺着原来的坐次依次晋升，也许还不至于发生如此的恶战。但是往往随同室长的变换，上面这十个人的坐次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室长的位置当由副室长递补，但副室长的位置却不一定由第三把交椅的邦枝担当。新的代副室长的产生决定于原副室长的建议以及在接线室全体人员中的势力分布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公司方面也是鞭长莫及。

邦枝原来就与副室长合不来，是属于室长派中的头目一级人物。邦枝紧紧追随室长，暗中觊觎着室长的宝座，不料室长退职的时候，竟丝毫没有替邦枝做一做工作。

新室长在选择副室长时竟然跳过了三号邦枝，指名由四号初见芳子担任，全体接线员也支持初见芳子越级晋升。

邦枝顿时失去了势力成了孤家寡人，由于她在内部倾轧中败北，属下的“小猴”都离她而去。邦枝虽然仍坐着第三把交椅，但自从被四号超越后，她的地位便是一落千丈。甚至连新

进来的年轻接线员都不把邦枝放在眼里。

于是邦枝从前几天开始就呆在家里，也不去上班了。不巧在这时，邦枝大概是受了点风寒，身体欠佳，低热不退。

邦枝整天闷在家里，唯一使她感到慰藉的就是那架双筒望远镜，她既没有恋人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工作也没能让她迸发出激情以填补她空虚的精神世界。因为没有可以倾注情感的对象，邦枝从高高的窗子里俯视人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使她有些嫉妒。为了窥视千家万户的生活，邦枝买了这架望远镜。现在，这架望远镜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了。

通过这架望远镜，邦枝现在已经悄悄地掌握了视野范围内的所有人的生活情况。A家的周末晚餐的菜单；B家的主人什么时间上班，什么时候下班；C家可能是某人的小老婆，主人总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晚上来；住在D公司单人宿舍里的人正在暗中窥视着C家的情况；同样，通过这架高倍望远镜，邦枝进而掌握了E家、F家、G家等视野以内的人们的隐私。

邦枝的感觉很好，偷窥别人成了她的生活内容。邦枝在职场上的派系斗争中是个失败者，没有工作缠身之后，“窗内消遣”成了她唯一的生活内容。

二月初的某一天，快到夜里十二点了，邦枝用望远镜观察着自己的“领土”，只要棱镜的倍率所及，镜下人们的生活情况，邦枝大体上都清清楚楚。

邦枝的“领土”在平安无事中结束了一天的生活，即将进入梦乡。万家灯火已经熄灭，人们都已睡去。

有一户人家的窗帘背后还朦朦胧胧地映照出粉红色的灯影，那应当是新婚家庭。邦枝的望远镜没法看透窗帘，而窗帘彼侧恼人的甜蜜世界又使邦枝不能平静，煽起了她莫名其妙的妒忌感。

“我也该去睡了。”她想到。



和新婚不同，自己形影相吊唯有独自孤眠。也许应该在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就去物色对象，然而工作圈子里都是女性，失去了与异性交往的机会，所以对结婚也没有信心了。自己掌握了一些技术，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必要再去仰仗男人了。

事到如今，邦枝对于婚姻的事情更是心灰意懒。

“亲爱的对我来说，有了你，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是永远忠于我的决不会背叛我的，你会永远听我指挥的。”

邦枝抚摸着望远镜，感触到了坚硬的无机体，这使突然涌上心头的凄凉寂寞得到了慰藉。这时一列下行的电车滑进了窗前车站的站台。

那些住处离车站还有一段路程的人们，为了确保自己能找到出租汽车，电车的门刚一打开就冲出去，他们两级一蹦、三级一跳地奔上台阶，展开了抢夺出租汽车的激烈战争。跟在后面的其他乘客也都步履匆匆地向检票口走去。

“每天每日，他们的生命时光就在这种到公司上班、从公司下班中度过，天天如此哪。”

这样看来，邦枝自己从高中毕业进入百货公司就业后，也已经虚度了十几年青春岁月。

邦枝无故缺勤以来，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公司方面竟没有一点消息，邦枝当然揣测得出公司方面的意途，这种默不作声就是表示并不需要邦枝了。这也是公司对一个牺牲了青春替它干了十几年活的邦枝所付出的酬劳吧。与其使用一个月薪比较高、被榨干了油水的妇女，公司方面更愿意雇用一些工资比较低的妙龄少女。

公司保持沉默，这使邦枝越发恼火。然而，当邦枝从温暖的屋内望见为了回家而拚命去抢夺出租汽车的可怜的“工蜂”族们，她心里多少有点庆幸多亏公司把自己排斥在外。

“那种生活，我真的过够了。”

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看来退職金相当可观吧。邦枝开始设计起今后依靠退職金生活的“属于自己的人生”。

电车开走了，乘客们也基本上走光了。骚乱了一阵的站台又回复原状，夜深人静，寒气凛冽。

“喂哟，那里怎么还有一个人哪！”

邦枝看到一个人影在站台的一端徘徊，她拿起望远镜，那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大概喝了不少酒，脚步蹒跚。

“喂哟喂哟，他睡在站台上耶！”

醉汉摇晃了几步，然后倒下在站台上躺成个“大”字。

这时从站台中部跑过来一个站务员，站务员走到醉汉身旁把他拉起来。

“不可以睡在这种地方。”站务员大概是说了这一类的话吧。醉汉却好象为此而不停地谩骂着。站务员使用肩膀扛着醉汉，把他驮到站台当中的一张长椅子上。

“喏，你在这里稍稍休息一下就赶紧回家去吧。你家里的人不放心呢。”看站务员的样子，显然是在说这样一些话。而醉汉拚命地点着头，不断地挥手，好象在说：

“知道了，知道了。你放心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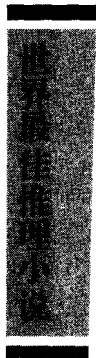
“还有电车要来，你要多加小心哪。”

“我知道了，真够烦的，你还有没有完哪！”

望远镜里的景象好象在作着这种交谈。站务员让醉汉坐到长凳上后，便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不安地望望醉汉。他大概还急着要办其它的事情，当然没有时间专门守着一个醉汉。

站务员走进办公室后，醉汉站起来离开长凳，又步履蹒跚地在站台上散步了。这一次他似乎要从站台的尽头跌到铺着的路轨上去了。

“很危险哪！”邦枝盯着醉汉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时，



从长凳后面站出来另一个人影。

“哟，留在这种地方还不止一个人哪。”邦枝矫正望远镜的焦距，把镜头对准这个新进入视野的人。

新出现的人影回头回脑地朝四下望了望，然后向醉汉走过去。正在这个时候，远方的夜幕中传来了特快电车开来的信号。这个小站特快电车是不停的。

“特快电车马上要来了，所以这个人是想提醒醉汉当心吧。”邦枝聚精会神地望着。

那个人影做梦也想不到邦枝在观察，他的行动与邦枝的想法恰恰相反。只见他奔到醉汉身旁，让人看上去他是在护理着醉汉似地一起向站台的边缘走去，突然，他用力将醉汉推了出去。本来就站不稳的醉汉受到这猛力一击，便朝铁轨上倒下去。

醉汉蠕动着，不断地挣扎着，但他无法爬起来。

推醉汉落轨的罪犯看了一小会儿，便从站台的另一侧跳下逃走了。

“天哪大事不好了。”隔着玻璃窗看到这种情景，邦枝大吃一惊，慌乱中急忙推开窗子。也许是这种动作发出了响声，逃跑着的罪犯竟回过头来了。邦枝更加惊慌了，马上将打开的窗关上，拉上窗帘，熄了灯。

特快电车鸣着笛从远处呼啸而来，刺耳的紧急刹车划破夜空。大概是为了救一条人命想狠命刹住电车的加速度，铁轨和车轮间火花迸溅。

邦枝本能地用两手塞耳，紧紧地闭了眼睛，紧急刹车声透过关着的窗子传入邦枝的耳膜，仿佛是醉汉被辗的惨叫声。邦枝紧塞耳朵也没法阻止这声音的侵入。

事情的概要是这样的：

被告根岸正仁（二十七岁）是电气铁道公司天神园站的一名站务员，他担任的工作是引导乘客、接受乘客的问讯、安排

好乘客的出入、防止乘客发生安全事故等。昭和四十 X 年二月二日午夜十一时五十分左右，一列四节车厢的普通下行电车停靠此站，从最后一节车厢里下来一位名叫大泉武男（三十二岁）的乘客，大泉武男在站台上步履蹒跚地徘徊着。被告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扶着这乘客到长凳上坐下，并问过乘客：“不要紧吧？”乘客回答说：“没事。”于是被告把乘客一个人留在长凳上，自己回办公室去了。

但是被告回办公室以后，乘客没有回家又到站台上徘徊起来，因为乘客自己失足，不慎从站台落到了铁轨上，这时恰好有一列下行的特快电车通过，遂被轧死。特快电车的司机发现铁轨上有人马上紧急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

死者大泉武男是日本 M 信托银行的一名职员，住在天神园的某住宅区，家中有妻子和一个孩子。出事的那天夜里，他去参加了欢送同事转到关西支店工作的欢送会，会后，他又到新宿去喝酒，醉得很厉害。

警察逮捕了根岸正仁，因为根岸犯有因渎职而造成死亡事故的嫌疑。担任审讯的检察官追究根岸在工作上犯有过失的责任，对此案提出起诉：

“作为一个站务员，在其履行职责的时候，一旦发现旅客中有人醉酒，神志不清连走路也走不稳时，他不仅负有这样的义务：防止被车辆撞击、防止跌落到铁轨上去、防止在车站区域内发生其他人身安全事故，以及有义务将该乘客转移到安全场所。当站务员发现喝醉的乘客在站台上步履蹒跚地踉跄后，仅仅把醉汉带到长凳上，自己便回办公室去做其他的事情，很难认为这是将醉汉引到了安全场所，从而不能认为是尽到了职责。”

此外，据第三者的举报，被告根岸正仁和死者的妻子大泉妻子关系暧昧。



检察官就此事重新严厉地审讯了根岸。结果根岸承认，由于两家人住得很近，他和死者的妻子彼此熟识，并结下了两年多的暧昧关系。但是被告声明，自己并没有因为与死者妻子有暧昧关系而想把死者怎么样的想法。

据检举，随着关系的日益升温，他俩色胆包天，甚至趁死者上班和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就在家中鬼混。从这一检举情况来推测，检举者当是附近一带的人，他常看到被告频繁地偷偷地在死者家中出出进进。

尽管根岸提出申诉，表示检举失实。但他的嫌疑顿时加重了许多。根岸扶持死者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一切只是依据根岸自己的陈述。

“根岸会不会装出照顾死者的样子，却把死者推入铁轨上去呢？”甚至出现了这种推测。

不幸的是，根岸重又回去的那间办公室就在站台上，而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所以也就没有目击证人替根岸作证明，早在死者由站台落到路轨上之前，根岸已经回办公室了。

再说，即使有人出来作证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也可以这样认为：

“即使推下站台的时候电车还没有来，由于死者已经喝醉，他跌下时发现危险，但也无法支撑起来，只能伏在铁轨上，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根岸正仁所处的地位愈来愈不利，形势如此发展下去，事故的性质发生质的变化从工作上的过失转为蓄意杀人了。

“胡扯。”志贺邦枝看着报纸愤愤不平。

“这人不是罪犯呀，推人落轨的另有其人嘛。”可是知道事实真相的大概唯有邦枝一个人。

“我应该怎么办呢？”邦枝有些不知所措了。她想，事情与自己毫不相干，随它去算了。蒙冤的站务员也不是个好家

伙，他与有夫之妇胡搞。

虽说事出偶然，那个女人的丈夫被电车轧死把站务员牵进去，使他蒙受罪犯的嫌疑，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报应。

“活该。”邦枝心里在嘀咕。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明知道另一个犯了罪，自己却闭口不言，这使邦枝感到自己在犯罪。而且如此默不作声又使邦枝心里感到不安，好像罪犯一直在盯着自己。

出事那天夜里，惊慌失措的邦枝开了窗又关了窗，正在潜逃的罪犯也许察觉到了这一情况吧，他曾回过头来。光是开关窗户也就算了，可是邦枝接着就拉上了窗帘，熄灭了电灯。

罪犯一定会认为自己的罪行被邦枝发现了。要是罪犯为确保自己的安全着想，他势必要来杀人灭口。因为罪犯正在庆幸有根岸当替罪羊呢。

如果邦枝在这种时候说出了事情真相，罪犯的处境就会很危险。

但邦枝只是目睹了事件的经过，她并不了解罪犯的底细。罪犯也不一定知道邦枝是“窗内消遣”迷，不会知道她借助望远镜的功能已经看清了他的相貌。

对罪犯来说，虽然被邦枝看到事实真相是一大憾事，但还不至于有直接的危险。只要罪犯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他不大可能马上把邦枝怎么样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邦枝便没去公司上过班。到了第五天，公司向她发出了询问，但邦枝也以“身体欠佳暂时请假”向公司作了回答。

邦枝的缺勤理由并不是瞎编。低热依然未退，感到身体很难受。由于说不上有什么可以去就诊的症状，邦枝也就听之任之，但是身体不适，她动都懒得动。邦枝不想在这种状态下到充满了轻视和嘲笑的话务接线室去上班。



越是不去上班也就越不想去，后来邦枝开始盘算退出公司，打算靠着失业保险金和退职津贴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邦枝不想在这种时候卷进那桩杀人事件中去。平时除了去超市购买一些生活日用品外，邦枝就象牡蛎似地紧闭在自己屋里。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罪犯那张在望远镜中出现的脸也愈来愈清晰鲜明地浮现在邦枝的脑海里。罪犯几乎天天晚上来到邦枝的梦里，这个凶狠的杀人凶手似乎在扼住邦枝的喉咙。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

可是不管邦枝怎么申辩，罪犯却冷笑着说：

“只要你活着一天，我就一天不能安宁。”

扼住喉咙的手越发用劲了。

“我，我向你保证，我什么也不说嘛，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

“女人是无法让人相信的，只有死人才可以相信。”

罪犯愈拚愈紧，邦枝仿佛听到了自己喉管处的软骨碎裂的响声，她猛然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浑身汗淋淋的，简直可以绞出水来。

“这是低热造成的。”虽然邦枝这样安慰自己，但她没法把罪犯的形象从眼前拂去。

邦枝的恐惧有增无减。最使她感到担心的还在于对方知道自己的住处，可是自己除了对方的脸相之外，对他的底细一无所知。事到如今，即使逃跑也来不及了。

凭着窗户位置的所在，罪犯对邦枝也许早就了解得清清楚楚了。眼下即使搬走，罪犯也要追来的。不，逃跑这种下策也许会惊动对方，诱发对方凶狠的杀意。

无论如何，还是躲在自己的窠中寸步不离为妙。不过，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自己无从知晓，这使她感到不寒而栗。罪犯